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儁

摛藻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九 方外槀五

元 虞集 撰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何也葢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纆糾有不足以縶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

湛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為乎斯世者矣其卒為浮屠氏之依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為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師遂從明公落髪游方時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

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己坐下不顧也闡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頴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

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瀔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黄龍亦不往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為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

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
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
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
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
為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
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
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為是日集者幾萬人
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

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為劵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讖故奉瘞焉而弟子之

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某因請為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也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密賛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斃我紓而久鼓鐘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温慈暢宣心泯物化來ㄙ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然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愔愔慧日赫然有覺爾寘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荊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荊州人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為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具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荊楚間他剎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内附國朝荊為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

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歿藏舍利于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士典籤斡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啟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别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為法為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

也儒業之外深明内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黄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羣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參松源岳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殁而還師嘗夢見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為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為掬多何不禮

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覩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為具舉至大二年入見武宗皇帝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湩為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

師親為授記名之曰僧嘉斡節兒授以伽黎衣仍歸主
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髙十丈以貯
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叅於壁下嚴兩金剛髙四丈五尺
又建萬佛閣髙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為法堂又作鐘
樓皆髙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
檀林庖庫之屬其髙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開將
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為永
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為首刹凡有營建

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遡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絶田主欲因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菟守之迺悔愧以懼更為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菑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摸印流通前後所於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

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
觀音千拜領衆説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
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
别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
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早炎驟變寒
慄入龕逾夕顔貌如生闍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
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録
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

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啟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跏趺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鞠多於法大護籌盈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之埃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為之願力如

心宮殿樓閣金現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
材用所生來獻來歸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衆聖
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
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同師於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
然肅恭執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常如一日
天華散墜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自
決其疑大圓實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以象往千山
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疎户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絶接人為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字内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

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辯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

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横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
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
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
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
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
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
必能為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畧
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為童

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牛過窻欞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宫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絶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絶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

山丰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决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有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絶頂揚聲大叫

且道吽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為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峰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

或游禪林頹然居下㧞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凛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虚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峰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

正宗禪寺者也叅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駡猘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来問你還委悉麽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隙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

趕我不及翌早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瞑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賫香幣入山宣問勑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實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

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主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来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殷何其宏偉卓絶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

為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王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埜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日鼔鐘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闢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孼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涇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為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讚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勤見地之實到其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崖險以驚眩誅茆於廬

魅魍魎狐兎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刹以為崇其從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決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前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櫽括敘

而録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太和人故宋
戸部侍郎贄之九世孫也以嘉熈庚子八月十一日生
自幼葷血不接於喉吻清苦剛立而世縁頗奪之咸淳
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峯
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
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
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語師
黙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凈師為衆僧滌厠籌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盤堂醫以為不可為師乃内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髑髏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方丈通悟巖連舉

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麽貶得
眼來已蹉過厠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
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衆中六年當我國朝至元
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
大僧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
了向甚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
情蕩盡身如踴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

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刼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云一采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為什麽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

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

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為號二十

五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

人嘗寨之以避兵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

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

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芟舍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

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酃素

不知禪學邑長巴延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强者

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為先倡營構日盛為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挑花而命之也鐘鼓既設大弘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具繁細以為有妨於工程也行叅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叅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豪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捧喝正令則不

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
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
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
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師之友
曰陡崖慤公曾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為僧又同得法於
雪巖而慤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挑源法席相望
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
接之皆無所遺鈌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斂山之遺

骨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罌函蓋而斂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令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

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徵笑密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者魯不辭於斷臂之艱猲獠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海暗機傳者寥寥每興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

有閒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秉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為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纎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豎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閒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

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歴叙
是事傳之方來葢以為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
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覔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
有為涇言者乃述賛以為之銘曰
我覩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纖惱諸不堪忍者如
墻壁木石不着亦不礙專一如虚空亦無虚空相如是
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
河體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説衆生説如是兩六

年履踐悉真實以我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凛凛金剛王過去不思議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顧盼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剎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為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别二不遺勸請勤留此窣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九

道園學古録卷五十 方外藁六

元 虞集 撰

碑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禬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别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

以徇世夸俗為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竒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輙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澌盡惟是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

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
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
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
全真正一之流叅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
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横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
堅峻嘗掌教矣猒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
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
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

著書以名其學文多奇與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户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為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吴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寳宫之别業其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吴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争取以摸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唶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

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原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吴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吴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予為之辭予既思吴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援其事而為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闕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覺寄母

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
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
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為兒嬉性
不嗜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
愿慤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
為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
也是時五代師太玄酈希成真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
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谷帛之事

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蛻其徒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順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為法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道教事又賜璽

書褒護之自是眷遇隆渥中宮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丞相嘗病名入視之立差時甚神之闕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闕齊都爾王又爲剏庫藏脩宫宇廣門墻充田畆治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闕年加封其祖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詔修大内延春閣下賜子徧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有童謡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號岳祖

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為真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常使人行江南録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槩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逕前

括攸病壺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弗剗混然樸淳萬偽日滋而莫之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徽信玄契導和以興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翔畏疵癘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為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獨乎幾而不作

於用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為之動存乎中者淵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為養其母某夫人知公志令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為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𩦺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

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見者晚歲歸為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殁奔喪治葬哀毁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殁公以弟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為難能然公再羅鉅創形氣向茶而為生之道傷矣盖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憒然委順弗撓弗

恒天歷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為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閒言初開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為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吴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為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宫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至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某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宫進

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宫又領杭州宗陽宫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宫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宫中最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手録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黄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

相答刺罕侯公以為請公坐為致雨告足抗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為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為歛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吴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愼初其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月日提點舒某張某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江西饒之安仁人祖諱

某父諱某銘曰

真人蔡鷺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漻漻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兹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

攜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宫遂為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為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澄搢紳儒宗海内之彦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

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太虚為一或嘯咏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為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説而其徒脩儀範為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為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予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

于海際以為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予之游湘州聞其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為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為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

留三月與所知别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蜕焉時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隠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栢梗楠欝乎蒼蒼良田清水隠映左右葢嘗與子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虚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袁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玕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

詳上方為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絶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簗以大儒卓行自居歴所部捄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為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為復宗殁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為觀中買田以

食衆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為其人一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為秋為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栢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卭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託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託諸仙人道士以為解茍有可為焉知其將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為脱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

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先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先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道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珽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輦昌王仁輔狀文先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宋景祐中有諱頤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家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伋

彶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隂徳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為文光真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舁水四湊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勲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曇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説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絶欲獨念無

他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
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
院山長吴人祠子由處也因為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
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
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為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
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從桎梏乎謝去薰俗以黄
老為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
新為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

文館祠老子而配之以二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强也署文光為州道判又進道正以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静嘿内處而肹蠁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為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住持提㸃二年宣授常州路道録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為玄

元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文節貞白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歴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燠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

遺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
馬晩自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别有清微館於錫山
之陰蓋將神游寥廓又為樓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
澗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
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髙風
堂在馬句曲自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
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為之宗師文光晩乃從
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

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徽館登惠山絶頂下睨五湖揮手謝别後五月宴坐玄元方丈道室翛然蟬蜕顔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絶欲以終其身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自禁廷録旨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

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户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疇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為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温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為雨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曒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為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貞館邃嚴金碧珠

璠雲霞蔽虧日月吐吞消揺庭户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珮切瑶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𪏆\u6e9e穠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虚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郤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欝欝丘園遺劒在焉寥廓歳年永懷孤騫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

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徵至
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為章
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
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
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
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
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宮西
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中書叅知政

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
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月
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
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賛以璽識之陜
西行御史臺都事吴君昉僉陜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
鳳鳴見真人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
記以文渭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
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

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葢真人端静貞一自然感化如
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德彧
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歳造終南祖庭穆真
人坐下十一歲為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輩執事未
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待之猶子誠明張
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闕張真人掌教時皆
親禮用之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
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閻武宗皇帝賜真人號仁宗皇帝

累加恩命名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為真君高圓明李天樂為真人穆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

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直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為國光華於粲有文獨以道著號曰真人天子所子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為驅天子有祈真人致之曰雨曰晹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凉亦皆寛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

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吴年十二入
玉隆萬壽宫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
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
積粗贍即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為業王
尊師不可曰吾非有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
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以此為利益不宜若

幸得舍此不為奠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静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以為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為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如母茍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甞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

治三年又以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
歎異明年泰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
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剛介堅鷙長於斡裁向嘗都監
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待公而
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真翁得旌陽
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詎公前席宜表異之
乃爲書請希文爲某法師玉隆萬壽宮焚修提點未行
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且上

有璽書之賜而希文翛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為己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葢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為書寄別其弟子陳椇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淨吾骨於城東門外新畫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為道士四十年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為之言曰

子為銘其藏子重趙君之請故為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興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為音玉為畫表歸其土填无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賛化保運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

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嶠具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戩始上遡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顙美鬚髯音吐如洪鐘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内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

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
供帳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
至衆駭懼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
病甚詔公禱之即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
家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
有世系非臣所當為乃號公上卿命尚方鑄寶劍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
之號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為真人掌

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為兩院以道教隷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宫觀各置主掌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用言者焚道家經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内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勑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决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為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

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勑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日論黄老治身清凈在宥天下之説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完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宫而隆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事

嗣君也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以持
保其盈成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旣尊信公則命為
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内在仁智殿延春閣
外則崇真長春兩宫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
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
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省政之事懇懇為上言之則
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籙章醮加號玄教大
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即

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陛大真人知集賢院
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太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宗
皇帝在東宮並侍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為製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
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坐
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徳今為誰乎未及對
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
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印曰玄教大宗師印上手授

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
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
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内外有司各以
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馬輿聖宮中宫皆有加賜明
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踈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
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
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
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

日始斂顔色如生手足温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虚市來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盻亭午霏霧翳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氷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内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

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巋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葢嘗見公以高年甚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

雖極困約者不為敖惰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裳佩綬劒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踰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時拯物常密斡於幾微未嘗以為已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覶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

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大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熈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熈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為真人徐懋昭陳義高

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吴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時集嘗叅論譔其舘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時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嶷其冠衣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為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武廟歷資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賔師貴同狐公彼

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匱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儗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徒俄去回光斂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葢以黄老為宗清静無為為本其

流弊以長生不死為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為禁祀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寛弘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為其學者常推一人為之主自朝廷命之

勢位甚尊重而遡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為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雨孫公之掌教畧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油然自失予是以知為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

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貿貿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曰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為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瓢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

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㵎人多助之耕穫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道華葢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黄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

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産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黄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甓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本閣者憑虚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

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吴公之夫人
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吴公為之記公嘗
問爾之為學何如以顔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
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化爾公曰估畢終日未有如
是舉者益深許之矣有為作鐘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
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雲前一
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
六十未没時徧與所識書别略無怛意其弟子彭致中

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為請如悟鍾記益自為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著有偈頌普說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為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屢空吁不留

道園學古録卷五十

謹案卷五十第四頁後三行齊都爾舊作實都而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楊邦彦